

千古奇焉

通 俗 書 第 六 種

千 古 奇 丐

(章 回 小 說)

柏 水 著



上 海 通 聯 書 店 印 行

千 古 奇 丐

(說小同章)

定價人氏幣四五千五百元

版出月一年一五九一

主編	何公超
著者	柏水
裝幀者	王通
插畫者	王柳影
出版者	簡稱：通聯書店 通俗出版業聯合書店
印刷者	聯華印刷廠
發行者	上海天潼路二四二弄26號 聯書店
發行所	上海山東路中保坊11號 聯書店
代表人	劉季康

印 翻 准 不 ★ 權 作 著 有



第二回

武七到私塾去聽孩子們唸書，被私塾先生攆出去。



第二回

武七一有功夫，還是去聽孩子們唸書，受到地主的孩子的譏笑。



第二回

武七幫張武舉家幹活，做些零碎的工作。



第二回

武七在張武舉家做了二年苦工，一錢沒支，張武舉欺武七不識字，指着賬本，說工錢支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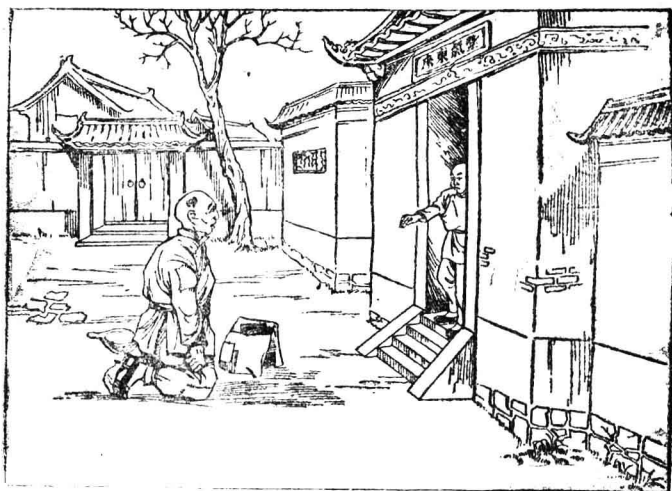
第六回

武七到廟會上賣藝，斂了錢準備修義學。



第六回

武七把碎瓦當白麵餅，嚼得格崩格崩亂響。



第九回

武七爲要請楊樹坊放債，在門前跪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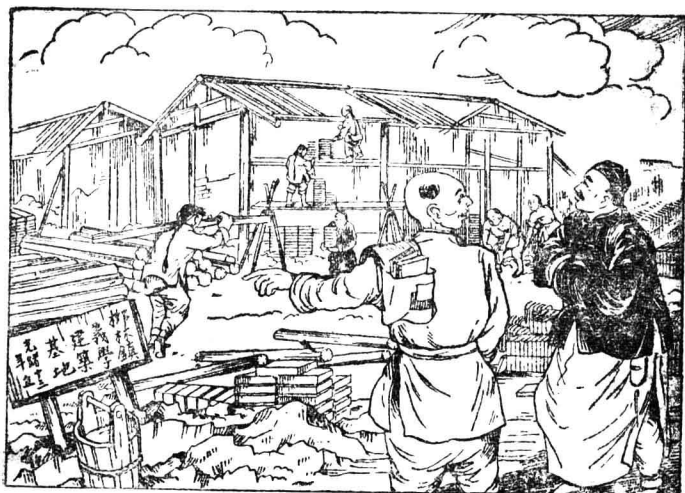
第九回

楊樹坊受了武七的感動，接受他的錢。



第十一回

柳林鎮林郭茅把地契交給武七，捐助義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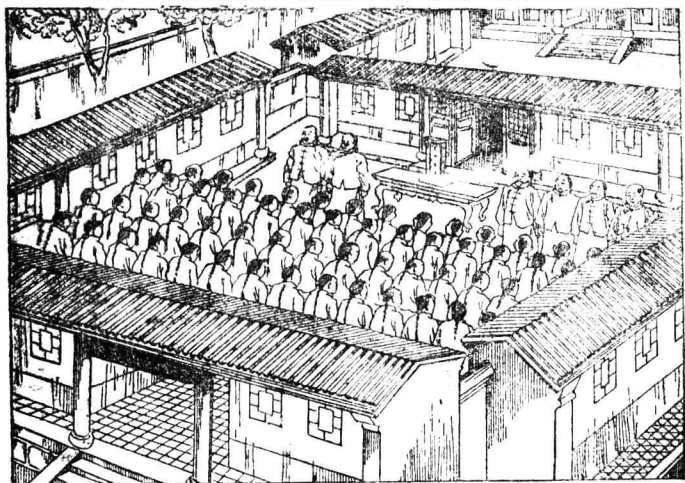
第十一回

武七動工建築義學校舍。



第十一回

義學蓋好了，窮家父兄要孩子做生產助手，不肯放他上學，武訓挨家磕頭，或長跪不起，甚至哭泣着苦勸。



第十五回

武訓死了以後，義學的學生有一部份家長都奔來弔喪送殯。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第十五回 附錄

貧病遭荒年爹娘相繼去世 飢寒難度日兄弟各自逃生……………一
收養孤兒伯母勸伯父 捏造假賬武舉打武七……………二
李多才戲弄刻薄鬼 張老辦欺騙忠厚人……………三
頑童治好義學症 瘋丐唱出感人歌……………四
充牛充馬愧殺充龍充虎人 吃蛇吃蠍強似吃魚吃蟹味……………五
積零錢零本放零債 住破廟破磚打破頭……………六
貧戶借債富戶保人 憑良心樹憑根……………七
武豆沫丟財受困 天不怕仗義解圍……………八
遭侮辱露宿柳林鎮 求放債跪見楊樹坊……………九
爲興學拒絕娶妻生子 墾荒地立志征服自然……………十
林郭芬捐地建校舍 武豆沫跪哭聘教師……………十一
見巡撫拒換新布衫 立牌坊不穿黃馬褂……………十二
張八寨買地贈孝婦 楊二莊捐資助義僧……………十三
建義學拜訪施善政 聘主教跪見王紹文……………十四
線頭博得千秋業 豆沫能留萬古香……………十五
本書方言及諺語註釋……………十六

第一回 貧病遭荒年爹娘相繼去世 飢寒難度日兄弟各自逃生

且說在前清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正月初一日早晨，東方才放出一片紅光，太陽還沒昇起來的時候，山東堂邑縣武家莊發現了一個瘋狂兒童，肩上架着一個打了許多補綻的破錢褙子，右手舉着一個大銅勺，圍着村邊的道路亂跑，他一面跑着，一面瞪着發了紅的小眼睛，嘴裏噴着白沫，接連不斷的大聲嚷着：

「我要修義學！」

他嚷得嗓子沙啞了，白沫順着嘴角直往下流；腿也跑得酸了，兩條腿好像「拌豆腐渣」一樣了，在颼颼的冷風中，頭上已經騰騰的冒出熱氣，他還是歪歪斜斜的一個勁的跑，沙啞着嗓子一個勁的嚷，嚷得全村裏的狗都出來「汪汪」的狂叫，但一見到他那個瘋狂亂跑的勇氣，就嚇得牠們夾着尾巴退却了。

鄉下人們雖然熬到過半夜才睡了覺，但爲了初一拜年，起得還是很早。他這麼一嚷，狗這麼一陣亂叫，人們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都爭着出來看一個究竟，同時也就開始拜年了。

那時在路上拜年時，還存在着一種「抗禮」的古風：就是兩人一見面，彼此先說一聲「給您家磕去吧」！然後各自向前搶走幾步，做出好像要下跪的樣子，其實並不跪下

去，僅是半彎着右腿，彼此拿右膀子碰一下，再立直了身子拱拱手，就算盡了拜年的禮節了。那瘋狂兒童正從拐角處跳過來的時候，恰巧碰上兩個老頭兒在路上行「抗禮」，那瘋狂兒童像失去了意識，跑得又快。正好在兩個老頭中間像梭一樣穿過去，嚇得兩個老人倒退了幾步，差點兒跌倒了，惹得看熱鬧的人們哈哈大笑。那兩個老頭認出瘋狂兒童是誰來了，不約而同的叫道：

「喂！是武七，他瘋了吧！他不是在那店「扛年作」（長工）了嗎？多磨回來的呢？」

「他爲啥瘋了呢？這個可憐的孩子！」

「武七瘋了！」一羣小孩子蜂擁着追去。武七在一個空場子上停住腳，向周圍張望了一下，見每個人都在注意着自己；又見兒童們在遠遠漸漸的包圍上來，大人們也湊上來了。他很不自然的直楞着眼睛掃了大家一下。他突然採了一個立正的姿勢，舉起銅勺來，喊了聲「我要修義學！」就側着身子在人羣的包圍陣中繞着圈子跑起來，一面跑，一面嚷着「我要修義學！」

人們都楞了：「他爲啥要修義學呢？這是怎麼回事？」人們同情的望着他，歎息着。

有一個小孩子開玩笑似的問他：

「喂！小七，你得的是啥症啊？」

武七停住腳，漲紅了削瘦的臉，拔長了頸子，噴着白沫答道：

「義學症！義學症啊！」

武七是誰呢？提起來，全中國教育家，全中國的人民都曉得，他就是中國最偉大的社會教育家武訓先生。

讀者一定要問，他既是武訓先生，為什麼叫武七呢？諸公或者不知道，武七跟他父親以及上三代，都是貧農。在封建時代，貧農從小到老都是拿小名行世的，沒資格求有學問的人給起一個「大號」，更沒有「賜字」的資格。「賜字」就是有地位或有學問的人給起的名字。這種「字」向來是不「賜」給所謂下等人的。封建社會中認為這是一種「殊恩殊榮」；所以貧農，或手工業者都只有父母給起的小名，一生也沒有「大號」或「字」一類的「尊稱」。武七和他的父兄當然也不能例外。那末他為什麼有了「大號」呢？他和他父兄的大號，同是一個來源。現在不表，請讀者看下去，以後自然就曉得它的來源了。

武七是山東堂邑縣武家莊人。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九日（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五日）生。那正是林則徐奉清政府命令到廣東查禁鴉片，以後惹起「鴉片戰爭」的那一年，也就是洪秀全第一次考試失敗，以後惹起太平天國開革命的那一年。他是迎着中國百年前風雲起伏的大歷史時代而降生的。

武七的父親叫武宗禹，哥哥叫武讓，母親崔氏。

在武七降生前，貪污腐化的滿清政府就已經散播下農民革命的種子；武七降生後，農民革命的種子就快成熟了。他趕上這樣的時代，也就注定了他一生的命運。

在武七降生前後的年代裏，由於清政府的搜刮政策，製造出許許多多貪官污吏，也給人民造出許許多多慘絕人寰的災難。貪官污吏跟地主豪紳勾結起來，利用職權，使出種種的手段來壓迫、剝削、欺詐人民。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地主豪紳藉着官府的勢力，彼此勾結着開設錢莊。錢莊的業務，是利用官府所存的糧款稅款放高利貸，兼做「小押」生意，並「春買秋賣，秋買春賣，」囤積食糧，操縱居奇。錢莊還有一個名符其實的業務，就是買賣銀兩制錢；所以有的地方把錢莊叫做銀號。

錢莊固然也有私人資本，但很有限，大部分是仗着官款活動。存官款是有定期性的，到時候就得提出來解到上級政府。那末到這時候還拿什麼做流動資金呢？他們有辦法，就是大量的印刷銀票和錢帖子。因為錢莊和官府有勾結，這種銀票和錢帖子可以完糧納稅，以取得人民的信任。這樣，就害苦了老百姓。爲什麼呢？他出的是紙票子，收進的是硬幣——固然在可能的或特殊的情況之下也能兌現，但究竟流入社會的數目是相當大的，一旦發生擠兌或括飽了以後製造一個歇業局面，握有這種票子的人就得自認倒霉。

另外，錢莊還和官府勾結着操縱銀價。怎麼個操縱法呢？請看下文：
完錢糧是以白銀作本位，除了找零不收制錢。農民收下糧食，得按市價出賣，市價

定的是制錢。把糧食賣了，收進的是制錢，必須拿制錢到錢莊換成十足的白銀才能完錢糧。錢莊既買賣銀錢，又收買「囤載」——糧食，就利用政治上的力量，把糧價壓得很低，把銀價抬得很高，從中取利。差價的程度有多大呢？就是：遇上十成年景，得拿七成上錢糧，年成一不好，收的糧食就不夠上錢糧的了。

完錢糧分「上下兩忙」。「上忙」是麥熟，「下忙」是大秋。農民收下的糧食，爲了避免受罰，就得趕緊換成現款完錢糧。囤積糧食的錢莊，就趁機會壓低了糧價，大量收買。上了錢糧不久，多數農民就沒吃的了，就得拿紅契作抵押，到錢莊去借利錢。借了利錢買糧食，糧食的價錢就又在錢莊的壟斷之下漲上去。

到了「上下兩忙」，縣衙門就責成「地方」催糧。「地方」等於現在的區長，一個地方管轄若干村子。有了欠戶，縣官就打地方的屁股。在打屁股時，「地方」得向「掌刑」人伸出幾個手指頭，一個手指頭表示一吊制錢的運動費，不然就得打個皮開肉裂。打完了，地方就領着衙役，帶着鐵鎖練，馬棒、皮鞭子，裝成一蹶一拐的可憐樣子，到各村去催欠糧。欠糧戶除了加倍補足欠糧以外，還得好吃好喝的招待一下。當然不能挨家吃喝，因爲他們沒這麼大的肚子。那末不拿吃喝招待這羣惡鬼的欠戶應該怎麼應付呢？「大堂上不長穀子高糧」，就得給「酒錢」、「車錢」，不然馬棒皮鞭不認人，鐵鎖練也不講交情，就得帶着走。不用回稟縣官，村裏的辦公人（村正副及練總、排頭等）及衙役或其狗腿子就有拘人押人的權力。

「掌刑人」這種敲詐手段，是從縣太爺身上學來的。縣太爺呢？是從「紅鼻師爺」的經驗中傳授的。縣太爺爲什麼要用這樣卑劣的手段間接的壓榨人民呢？原來封建制度裏有捐官的條例，不論你是什麼資格，也不論你是什麼樣的人物，只要有錢，就能買個官做做。可是除了正捐之外，還得向頂頭上司花一大批運動費，才能得到委任狀。捐官的任期，是靠不住的，幹上三兩個月，就許被別人頂掉了，那末怎麼辦呢？就得想法加緊括錢，不然就有賠本的危險——捐官不一定是做官的人出錢，有獨資，有合股公司，又有的出錢人當僱主，叫別人代替，按成分紅。總之是亂七八糟，五顏六色，無奇不有——加緊括錢的方法是什麼呢？第一着就是「下馬威」。什麼叫「下馬威」呢？就是在「走馬上任」的第一天，一下馬就傳集地方、練總、官中（田房交易人）、村正副、各班房的頭目人來一個大點名，在制度上叫做「比卯」——限期徵糧徵稅及催徵欠款。其實這是形式，骨子裏是要大家向他交納連任當差的運動費。這個誰都曉得，有錢就立刻暗遞過去，沒錢就得挨四十大板，再定交款日期，過了期不交就會有人頂你的缺——有拉繮的劣紳專做這種買賣，錢莊也放這種高利債款。總之「羊毛出在羊身上」，一切都要責成窮百姓接下場。括錢的方法是數不清的，這不過舉個例子就是了。

在武七降生的那年，廣大農村已被滿清政府跟他的貪官污吏以及地主豪紳剝削得山窮水盡，家家四壁皆空，又趕上年成歉收，很多中農都變成貧僱農，因此欠糧的不計其

數，很多人因交不起欠糧，逼得鋤鐮入獄，武宗禹也就在馬棒皮鞭鐵鎖練的威脅之下捉將官裏去。

武宗禹坐了十個月的獄才被釋放——因為縣衙門不願支付這種擠不出油來的囚糧了——生活更加困難。到了道光二十二年，武七五歲的時候，武宗禹被貧困逼得生了一場大病，因為請不起醫生，吃不起藥，一個不該死的人，就被貧困逼得與世長辭了。

武七的母親崔氏，自丈夫死後，家裏沒一個能生產的人，更沒法過活，就領着兩個孩子開始了流浪的乞討生活。

那時因受封建勢力的壓迫剝削，全國農民普遍的處在貧困的泥坑中，掙扎度日，沒法拔出腿來，而以山東的西北及正北部貧困得最厲害。因為那一帶靠近黃河，沙漠跟鹹地太多，比較好的田都集中在地主手裏。黃河又時常決口。每遇荒年，不是逼得一部分農民流為盜賊，就是變成乞丐。道光二十二年，盜賊和乞丐更多，不只武七母子；所以乞討十分費勁，經常要餓肚。因為窮人太多了，其中有不少識文認字的知識分子，就想出個乞討的方法：以一個村子為單位，或聯合幾個村裏所有的貧民及乞丐，組成流民團，集體向富庶之區去謀食。謀食的方法，是蜂擁到一個村裏，分組闖進地主家，有什麼吃喝就一掃而光，沒吃喝就每人用口袋裝些糧食，自己造飯。直隸省（今河北省）東部中部及北部，是比較富庶的，又都是平川大道，容易走，因此他們決定向北方去謀食。並決定秋後出發，春天回鄉，免得耽誤種地。為了路上有保證，他們又央求當地紳